

汉魏六朝小说选译

上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选译丛书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选译》丛书

汉魏六朝小说选译

上 册

滕 云 选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089543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选译》丛书

汉魏六朝小说选译

(上册)

滕云选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南通张芝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727×1092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98,000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统一书号: 10186·651 定价: 1.60元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选译》丛书

主 编：李厚基

各册选译者：

汉魏六朝(上)滕 云

(下)李继芬 韩海明

唐 代 **傅继馥**

宋 代 李华年

明 代 张虎刚 林 骅

清 代 姜东赋 许桂亭

选 译 说 明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中国古典小说由于运用的语言不同,大体有文言和白话之分。这两种,来自不同的源头,出现的时间先后不一,而且沿着各自的路途发展。一条是从记录异史、杂传、琐闻、軼事,到有意去虚构创作;一条从民间说书人的底本发展成仿制、到基本摆脱说书的痕迹而成为独立的创作。这两类有区别,不但创作者的身份、地位不同,作品的主题、题材也不一样,形成不同的孕育、萌生、发展、繁荣、萧条的过程。我们这套丛书,仅以文言短篇小说为编选对象。白话小说和文言长篇小说均不入选。又因为文言小说的语言比较艰深,我们做了注释和翻译,作为一套选译丛书。

可列入文言短篇小说行列的,范围很宽,数量极大,不夸张地说,这个领域的作品也是“浩如烟海”。但为篇幅所拘,这里所选的数量非常有限。但通过它,大体能看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一个轮廓,如我们参照每编前的序言,也许可以由此了解这类小说发展的概况。

我们选取作品的标准,自然是思想好些,艺术高些的。

但这也仅仅是相对而言。封建社会的文学作品，精华与糟粕总是糅在一起的。求纯、求精很难。特别是各个历史时期情况也大不相同，如小说萌芽时期，是在汉末魏晋六朝之际。这时，社会动荡不安，佛道迷信盛行，并渗入到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小说也直接受其影响。因此，不仅艺术上粗糙、幼稚，思想上很好的，也不多。这种孩提时的稚嫩，可以原谅；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可以理解。到了唐宋，不但艺术上成熟得多，而且宗教迷信成份也少了些，因而好的、可选的作品也就多起来，甚至大量被筛掉的，要比以前入选的为佳。为尊重历史、照顾历史，我们不得不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又如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说是这类小说创作的高峰，然而，究竟不能只选蒲松龄一家作品，总要兼顾别人，否则，又怎能看出一个历史的纵线和它的横断面呢！

这套丛书，我们分成五编：即汉魏六朝、唐、宋、明、清各成一编。每编一册或两册。每册约十五万字左右。各编多寡，量体裁衣，不求一律，但大体能看出它的历史面貌。

在选取上，居于首位的是思想、艺术都佳的；思想无害，艺术有益的，我们也酌予选录；甚至思想和艺术都平平，却代表一个方面的，也选了一些。在一个时期中，首先是从质量出发来进行选择，因此，作家、作品间入选的量不会平衡。为了照顾某些方面，在大体不影响质量的前提下，我们的选取范围也稍为广阔些。

关于所选的作品，一般不作校勘工作，只依据国家出版社所刊行的较好的全校本、选本和影印本。个别字词如有

明显误讹，则参照其他本子作一下校正，但这样的地方，毕竟很少。

体例，我们力求统一，包括作家作品介绍、篇目说明、原文、注释、译文五个部分。注释尽量少些、简些，对人名、地名、典章、名物，应注的，则注。词义有特殊用法的，也简单作了诠释。一般因有译文在，就略去了。一些难读的字，凡没有注的，即在原文后注了音。在这里，对“力求统一”四个字，还要稍加解释，即绝对统一，不可能。例如，汉魏六朝阶段，作品较短，篇目较多，而且往往从一个作家和一部书中勾出，那么，我们就得先介绍那本书和那位作家，至于选入的作品，只是在它的名下的子目。到了唐代，也许一个作家只写了一、二篇小说，而那些作品全都收集在宋代的《太平广记》中，因此，照前面的做法，就不甚合适。为此就要适当有些变化了。

上海古籍出版社要我来主持这项工作，并负责邀请部分同志参加选译。这项任务既光荣艰巨，又很有意义。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些精神食粮，让祖国文学遗产能为大家所享有，实是很有价值的事。但自己水平较低，能力有限，承担这项任务，实力不胜任，恐愧对出版社的同志和读者。每每想到这里，不能不诚惶诚恐。好在，我所约请的同志，大都是在古典小说、古典小说理论方面有多年教学和研究的同志，他们大都在报刊上和读者见过面，有的已有注释工作的实践经验，相信这工作是能完成的。然而这一百多万字的丛书，出自不少人的手笔，他们又都有自己的风格，在这方面强求统一，必然会削足适履。各种风格并存，恐怕

也未必不是件好事。话说回来，编译的体例和原则是必需共同遵循的。至于译文，我们也尽量做到首先是忠于原作，而后则力求通达、雅美。我们体会，文言翻译如字字句句按次序对号，势必无法译出；即使译成，也索然无味。故此，稍有变化，应该是允许的，为的是通顺、流畅。如果离开原文加以想象、发挥，那也为我们所不取。这个原则，我们将共同恪守。每编、每册尽可能由一人承担，但也有二三人分担的。

最后，要感谢出版社的支持帮助，也要感谢一些老专家、教授对我们的鼓励和指导。并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帮助。

李 厚 基

前 言

这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选译》的第一编，选译的是从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的古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从起源、萌芽到初创——雏形阶段的作品。

中国古代文献中，“小说”这一概念，与今天的含义有很大不同。“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的《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县”即高，“令”即美。意思是说，那些浅薄琐碎的言论，再漂亮也与经国治世的大道理没有什么关系。在庄子看来，孔子、墨子诸家的学说，都可以叫做小说，可见庄子所谓“小说”，不但不是指文学作品，也不是指文章体裁。后来东汉时代的桓谭作《新论》，其中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开始把“小说”和“譬喻”联系起来，与形象性有点沾边了。同时代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第一个指出了小说与民间口头传说、軼事传闻的关系。这两位东汉人的“小说”观，都比庄子进一步，开始从文体方面阐明“小说”的性质。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十

五家小说，后来都已散佚。从种种迹象看，这十五家小说，既不限于一种文章体裁，也并不都是文学性作品，他把诸家杂说、古史异闻都包括在内了。直到隋、唐时代，人们心目中的“小说”，差不多还是如此。这种内容、范围并不十分确定的小说观念，正是作为独立的叙事文学体裁的小说还处于雏形阶段的反映。

我国古小说从萌芽到初步成形的阶段延续很长。从先秦到两汉属于雏形阶段的前期。现代学者多认为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神话。实际上，古小说源头恐怕不是一个。古代神话、古代传说、古代寓言、古代史传文学，一句话，古代叙事性口头文学和叙事性散文作品，都是古小说的源头。它们不但给古小说提供了内容和形式，而且，它们中的一部分其实就是最初的小说。《山海经》中的一些段落，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不就既是古神话、古传说、古史，也可以说是有想象和虚构、有人物和情节、有叙述和描写的萌芽状态的古小说吗？《穆天子传》的一些段落，也既是古传说，同时又是古小说的雏形。先秦诸子散文中的一些（不是全部）寓言故事，如《揠苗助长》、《守株待兔》之类，放到几百年后出现的诸如《笑林》之类古小说集中去，也是出色的讽喻故事。《列子》中的《愚公移山》，更与那些比喻性的短小寓言故事不同，简直是一篇寓言小说。先秦史籍《左传》、《国语》、《战国策》中的一些故事，特别是司马迁《史记》中一些列传的片断，甚至比后起的古小说更象“小说”。汉代还有一些异史杂传，如《吴越春秋》、《越绝书》、《蜀王本纪》中的一些段落，小说成分也很重。这些古文献、史籍，虽然在目录学上不列

于小说类(《四库简目》则特别指出《吴越春秋》“中或参以小说家言”),但研究小说史是不能把它们排除在外的。我国古小说的面貌的确比较庞杂,它包括一部分神话传说、历史异闻、人物軼事、博物杂记。

古代小说雏形阶段的后期,是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有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记叙神仙鬼怪故事的志怪小说和记叙人物言行片断的志人小说大量出现,成为这一时期古小说的主体,尤其是志怪小说数量更多。对于这一时期志怪小说的兴盛,鲁迅有过解释:“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中国小说史略》)这是思想上的原因,还有社会政治上的原因。由宗教迷信思想所形成的社会心理,与由社会政治的动荡不宁所形成的社会心理——这两种社会心理都有很大的普遍性——结合起来,就成了志怪之书大行的社会条件。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博物志怪,可以张华的《博物志》为代表,还有托名东方朔撰的《神异经》、《十洲记》等,体裁仿《山海经》,内容大部分是对远方绝域的山川、地理、异物、殊俗的杂记琐闻,也记载一些神仙道术之事。这类志怪书,故事性不强,文学价值也不大。第二类是历史志怪,可以王嘉《拾遗记》为代表,体裁仿《穆天子传》;托名班固作的《汉武故事》等,也属于这一类。这类志怪书,“近史而悠谬”,“多神仙怪异之言”(鲁迅语),却颇具古历史小说意味。第三类是鬼神志怪,以张皇鬼神称道灵

异为内容，是志怪小说的主要类型。其中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正如鲁迅所说，相信“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一种则有意以神鬼故事宣扬因果报应、地狱天堂的宗教迷信思想，也如鲁迅所说，“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中国小说史略》）。前一种如曹丕《列异传》、干宝《搜神记》、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荀氏《灵鬼志》、陆氏《异林》、戴祚《甄异传》、刘义庆《幽明录》、吴均《续齐谐记》……。后一种如刘义庆《宣验记》、王琰《冥祥记》、颜之推《集灵记》、《冤魂志》、侯白《旌异记》等。这些鬼神志怪，或直接或间接反映了人世间的现实生活，其中有一些优美的和富于民主性的民间传说，在宣扬神鬼迷信之外，也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

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另一大宗，是志人小说。这种小说记叙的是人间琐事、人物言行轶闻，所以又被称为轶事小说。这种小说的盛行，也有它的社会原因。东汉末年以来，社会矛盾激化，人心不靖，在士人中间流行清议与重品题之风，议论朝政，臧否人物，往往片言只语，声名即随之成毁。后来议论时政为统治者不容，到了晋代，名士们就不敢再触及政事，清议一变而为专谈玄理的清谈。加上佛教传播，老庄思想大盛，士大夫们精神虚无颓废，行动乖僻放诞，形成了以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为时尚的风气，这类遗闻轶事也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于是记载名士们言谈、举止的志人小说应运而生。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刘义庆《世说新语》、沈约《俗说》、殷芸《小说》等，均属此类，其中尤以

《世说新语》为代表作。志人小说还有一个分支是笑话集，如邯郸淳《笑林》、侯白《启颜录》，记人物言行而偏于诙谐讽谑，性质和《世说新语》中的《排调》篇相近。这些志人小说尽管记载的只是士族阶层人物精神面貌与生活情状的某些侧面与细节，但一鳞半爪合起来，也显示了汉末以来的社会现实，其中，既表现了一些人物的良好品行，也暴露了某些人物的堕落与空虚，对于我们是有认识意义的。作者时而流露出的封建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以及对上层人物的骄奢淫逸、封建文人的颓废放荡寄予的欣赏与同情，则属应予批判的糟粕。

我国古代小说的雏形阶段，持续近千年，进展是比较缓慢的。无论其前期与后期，这些古小说形制都相当短小，格局一般不大，多是粗陈梗概，情节较简单，所展示的生活面较狭窄，矛盾冲突并不展开，叙述描写、刻划形容也不充分，丛残短语的痕迹始终存在。古小说艺术形式和技巧的这种幼稚，是不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水平的局限呢？恐怕不是。因为与此同时，我国叙事文学的其他品种，已有相当高的水平。《诗经》中的一些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等汉代乐府民歌，《木兰辞》等北朝乐府民歌，都标志着古代叙事韵文作品的高度成就。先秦时代的《左传》、《国语》、《战国策》，汉代的《史记》、《汉书》，则说明了我国古代叙事散文达到的水平；尤其是司马迁的史传文学，人物性格的鲜明与完整，人物语言、行动描写的栩栩如生，人物关系、事件发展的错综复杂，气氛渲染与环境描写的富于情致，都已臻于相当成熟的境地。此外，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北齐杨衒之的《洛

阳伽蓝记》，也证明了古代散文作家具有优异的写景叙事技巧。应当说，我国古代叙事文学本来已经为古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文学背景和基础，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毕竟，我国古小说未能达到古代叙事文学相应的发展水平，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大概是复杂的。其中之一，也许和古小说的作者，大都并不是当时最杰出的文人有关，或者换句话说，当时最杰出的作家，并没有参与古小说的写作。《宋书·刘义庆传》就说，刘义庆才词不多，《世说新语》是招聚所谓文学之士，成于众手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说，鬼神志怪之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另一个原因恐怕在于，即使那些文学水平不十分高的古小说作者，也不是有意写小说的，鲁迅说过，“须知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三个原因，则与古小说写定过程的特点有关，古小说不是独立的创作，它的一个来源，是传说、轶闻，正如《汉书·艺文志》指出的，乃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文人予以采录，即或有所加工，总不能完全改变本来面目。古小说的另一来源，是文人“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干宝：《搜神记序》），他们做的是“会聚散逸，使同一贯”（干宝：《进搜神记表》），“宪章稽古之文，绮综编杂之都”（萧绮：《拾遗记序》）的工作，“刺取故书”、“缀辑复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工作。这样的纂辑、写作，也不可能不受原作的局限。凡此种种，都使古小说的艺术成就，达不到前代或同时代那些杰出的叙事文学作品水平。

但是，尽管如此，雏形阶段的古小说已经显示了中国小说民族传统的若干艺术要素。

例如，古小说明显地呈现出它在形式与内容上，具有这样三种性质：故事性、轶事性、演义性。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与流传，同说、听故事有特殊的亲缘关系。鲁迅说过，古人在劳动休息时彼此谈论故事，就是小说的起源（《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现在我们谈那些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鬼怪故事，长则千把字，短则百十字，却都想象飞动，情节幻奇，这才能使古人劳动休息之时有谈论的兴致。一直到千年之后，中国小说的艺术特征之一，也还是不脱离说故事的格局。在小说中写轶事，或以轶事写小说，这传统也源远流长。我国笔记小说特别发达，就与此有关。我国历史演义小说和一般历史题材小说，也是特别发达的，占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很大部分，《穆天子传》即是滥觞，《燕丹子》、《汉武帝故事》、《拾遗记》等，即是雏形。

古小说的一些描写技巧，后来获得发扬光大，构成了我们民族的小说艺术的主要特色。例如，在叙述中突出人物性格的技巧——中国小说历来不依靠非情节因素刻划人物性格；注意写人物对话的技巧——这在志人小说中更加突出；熔铸细节尤其是熔铸典型细节的技巧——在这方面，古小说真可以说是细节的艺术，它形制短小情节简单而人物形象鲜明，几乎全靠精炼的细节描写建功；此外还有简洁传神的白描技巧——古小说不以详尽的刻划形容胜，而以简洁传神的白描胜，这一点直贯近代、现代，成为中国小说美学与西方小说美学的重要分野之一。

是的，魏晋南北朝以前的文言小说，还处在中国小说发展的童年期。但是，经过唐宋传奇阶段，至明清，更出现了如《聊斋志异》那样的巨著。文言小说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不断发展提高。今天的中国小说，已经以鲜明的民族风格，傲立于世界文学之林。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数典忘祖。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去看古小说，她那用单纯、朴拙、稚气、充满幻异的眼光去观察世界和反映世界的神态，是具有人类艺术童年那种不可企及的美的。

我们选译这两册古小说，就是希望向读者们展示中国小说童年期的大概面貌与前进足迹。

我们没有把这两册书编成专门性的古小说选本。有些属于古小说范围或可以归入古小说范围的古籍，我们没有选。古代史传文学中的一些具有小说意味的篇章，我们也没有选。各种古小说集和辑本，包括了各种类型，那些缺乏小说艺术要素的作品，本集中也不选。入选的篇目，有些故事见于不同的古小说集，我们不一定按最古的本事选译。为适应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读者的需要，我们着重选录那些思想意义较强，以及文学价值较高，故事内容比较丰富的作品。

这一编分上、下册。由于古小说的写作年代不易确定，我们也只能大概地（而不是严格地）按照成书先后分册：上册从先秦到魏晋，下册自晋至南北朝。又因为上、下册的选译者并非一人，因此只能在选目上有大致分工，但在注释要求上有大致规定，具体工作都是各自进行的。上册由滕云注译，下册由李继芬、韩海明注译。

我们对古小说原文，尽量采用新校、新注本，如无，则用较优的旧刊本。译文尽量求信求达，雅未敢言。因为是通俗读物，注释尽量从简，在译文中已能读懂的，不另多作注释。各种古小说新刊本的校、注、译，给了我们很大帮助，我们谨向校、注、译者表示谢意。

由于水平所限，我们的工作一定会有缺点以至谬误，敬请专家、读者惠予指正。

滕 云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五日